

去秋在太湖边,妻崔瑞芳病情不好,我含泪写了两首七律:

其一

此身此世此心中,瑞草芳菲煦煦风。
淡对荒唐成一笑,长吟块垒亦含情。
何惊恶浪同舟渡,有幸晴晖携手行。
忧患人生八百岁,朝云唱罢晚钟声。

其二

京华何处是边疆,古路茫茫恁断肠。
我愿随君经百世,君宜与我走八方。
伊犁绿谷情歌苦,拉萨金佛法号长,
更喜遨游全世界,五洲尽阅是风光。

写完,芳很感动。我自觉文字尚欠火候,乃致电诗友王锋,请他帮助加工。他立马写了四首:

其一

与君携手走天涯,水驿云程处处家。
雪域观山闻梵曲,边城落日动胡笳。
晋祠曾美泉泉老,沧海同珍目未花。
半纪光阴如此过,晚钟迢递伴烟霞。

他解释说,水驿云程是指我与芳以海陆空路访问了世界上许多国家与地区。晋祠句则是说到芳在太原上大学时,我去看她,共游晋祠的不老泉。目未花云云则是说我们对爱情的珍惜。

其二

有沙发且烫头发,如此言辞如此枷。
大铁锅非达列阔,小青鱼也浪淘沙。
初尝味曾曾瞠目,渐历人情转饮茶。
最爱天山明月满,云烟往事薄如纱。

这首诗里说的是我们在新疆的“文革”经验。芳曾被学校红卫兵攻击为家有沙发并烫头发。而我唱

苏联歌曲《遥远啊遥远》时,把俄语的“达列阔依”(遥远)发音成“大铁锅”,以免有“恋修”嫌疑。小青鱼是我常引用的克雷洛夫寓言,一条小青鱼被控犯了天条,获罚是“扔到水里去”,说我在新疆与民众一起如鱼得水。这些“典故”,皆出自我的自传文字。

以诗为别

王 蒙

其三

犹忆边城同往时,举家万里雪渐消。
偷亲笔砚抒微臆,力舞锄铤随大旗。
厚道须眉多普卡,莫言巾幗少江其。
苍茫旧事沉千感,十六年间亚克西!

“多普卡”是写新疆的维吾尔农民称“斗批改”为“多普卡”,语出拙作小说《虚掩的土小院》。

其四

此身此世此心中,瑞草芳菲煦煦风。
淡对荒唐成一笑,深将感慨注双瞳。
伊犁绿谷情真苦,瀚海胡杨树未空。
我愿伴君千百世,主人媼共主人翁!

此诗中王锋友多用了几句我的原诗。“瀚海胡杨树未空”句极有力,新疆人的说法,胡杨干枯百十年不死,死后百十年不倒,倒后百十年不朽不空。

2012年3月3日,芳终不治辞世。王锋闻讯又写了诗,有句曰:“一世同行无近远,半生多事有悲

辛”,非常感人。

而德国友人,女诗人萨碧妮·梭模凯普,闻噩耗后用英语写了三首短歌,自汉堡电传给我,亦十分动人。短歌用的是日本的诗歌体例之一,音节 5、7、5、7、7,五句为一首。

现译她的诗如下:

春别
——怀瑞芳、致王蒙

其一

破晓迎晨曦,吾友春日永归去,
远方花园里,梦魂萦绕此生事,
悄然阖目自安息。

其二

含苞仍蓓蕾,远方花朵未开时,
冬春夏秋季,四时轮回一迭替,
花朵有梦亦如彼。

其三

春夜悠凝重,或闻旷野天鹅唳,
声声远方归,携来花园新讯息,
吾友远去长相忆。

加拿大籍诗家叶嘉莹院士,也有诗相赠,曰:

记得相逢七载前,当时曾美好姻缘。
何期比翼双飞鸟,肠断才人谱断弦。

我与瑞芳相爱六十年,婚姻五十五载,不才能历经磨难而阳光至今,全赖瑞芳。一旦离去,其悲何如?长歌当哭,以诗为祭。刻骨铭心,友人情意。瑞云长空,芳泽永继。呜呼,哀哉!



某种程度上讲,俄国最辛勤最忙乎了。17世纪末18世纪初与中国相继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俄布连斯奇界约》和《中国恰克图界约》三个条约之后,中俄双方保持了大致的和平与隔离。

19世纪初,沙俄又开始活跃了,除了在广阔天地中四处考察之外,还通过中亚向中国输入鸦片。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俄国加紧了在中国边疆的考察活动,试图证明诸多土地是无主的,并不属于中国。而且,随着考察的深入,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居然认为对中国这样一个几百年来都没进步的民族,不侵略实在对不起自己。

当英法美忙着勾搭的当口,沙俄已侵占中国黑龙江及库页岛的诸多战略要地并开始了自己的黑龙江移民计划。在这乱乎乎的年代,沙俄发现英法美结伴跟中国对着干呢,所以忙个代表前来掺和。

1857年2月,俄国全权代表普提雅廷致书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交涉,从恰克图进京以商讨两国事宜。中方的回复是:中英之间的矛盾,中国自己就可解决,不用外国帮忙。被中方拒绝后,普提雅廷并没有泄气,而是三番五次地行文,当然口气有些不耐烦了,不但埋怨中方回复太慢,且语句中

也露露威胁之意。一句话,俄使多情,咸丰政府更多情。跟俺平起平坐商量机密事,没门儿。

普提雅廷一看从恰克图进京不行,就说,那我改从中国东北走吧。清政府

当然还是拒绝,并且在回复时强调:我国只知道遵守旧例,中俄相处这么长时间了,从来没有派过大员商办什么要事。清政府在给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指示时,中心意思就一个:一定要拦住他,不能让他进京,不管走什么路,一律不行。普提雅廷可管不了那么多,强行由黑龙江出口,8月5日抵达天津白河口。此前,咸丰已经给直隶总督谭廷襄下谕指示:不管俄使投递什么文书,一概不接。如果俄使听话,一劝就回,回时可以赠送食物,表示犒饯之意。如果不老实,什么食物也不给他吃,而且要严令百姓,不准与之交易往来、买卖食物。他没法,会自动走开的。

但天津方面并没有这么做。他们向皇帝汇报说,看俄使那么坚决,我们就没有拒绝;还有,这

次拒绝了,他走了,难保他下次不来啊。想来想去,还是别拒绝了。咸丰前面说过的话算是白说,他也同意在天津接递普提雅廷的投文了。

那么普提雅廷在天津递文是什么意思呢?除了说英法的坏话,说愿意帮助中国镇压太平天国之外,重点意思还是操心清国的领土,要求确定中俄东段——即黑龙江的边界。清政府回复说,按照尼布楚条约,中俄东段以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为界,不用再确定了。至于尼布楚条约中的遗留问题——乌第河一地的边界倒是可以确定一下,你们派代表,去跟我们的黑龙江将军奕山商量吧。

俄国也在趁乱忙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海战(二十)



家和先学忍

惜 遥

《忍经》记载,唐朝人张公艺,一家九世同居,幸福美满。唐高宗羡慕不已,亲临其家,问何以能九世同堂?张公艺提笔,写下一个大大的“忍”字,送与高宗。高宗敬佩,感动落泪,赐绢帛为赏。阖家美满,亦为现代人所追求,但要真正做到忍,何其容易?



西本愿寺一景 (速写) 徐旭峰

在山间高处手捧抹茶碗,从茶社俯望山下成排的红色鸟居;在智积院,品尝自家携带的粗陶清茶,眼前则是一片枯山水。在地藏院,跏坐喝着抹茶的绿,静观清露悬枝的绿,体悟一片烟云;温润极致之余只能说他们太会玩了。

执笔捻转之间,发现此次日本之行已经完成了我们一直想做的三件事,学习抹茶道、观赏佛寺雕塑、体悟日本传统园林,真是收获不少!

前段时间,在整理祖辈遗物时找到了一幅书法,这是书法大家沈尹默赠给我祖父陆士谔的妹妹灵素的墨宝“金錢子”。1946年沈尹默为追忆逝去的灵素丈夫刘三(字季平)而作。这幅书法其字如行云流水,其文饱含深情,堪称沈尹默之力作。词中的字里行间充盈着他俩浓厚的诗书情结。

沈尹默与刘三都曾留学海外,回国后又同赴浙江陆军学堂(位于杭州大学路蒲场巷)同执教鞭,常在西湖畔的西泠印社、南屏晚钟等处交流书法或诗词唱和。他俩同是南社社员,常一起在华泾黄叶楼研讨诗书,互赠墨宝。沈尹默曾以《题季平黄叶楼》:“眼中黄叶尽雕年,独上高楼海气寒。从古诗人爱秋色,斜阳鸦影一凭栏”一诗赠刘三。2009年11月南社成立百年之际,沈尹默与刘三双双被列为“南社百杰”之一。

1916年岁末年初,刘三夫妇与沈尹默同往北京。在京六年,沈尹默与刘三一起合作订润卖字,沈尹默的行书与刘三的隶书风靡京城。

沈尹默与刘三的诗书奇缘

陆贞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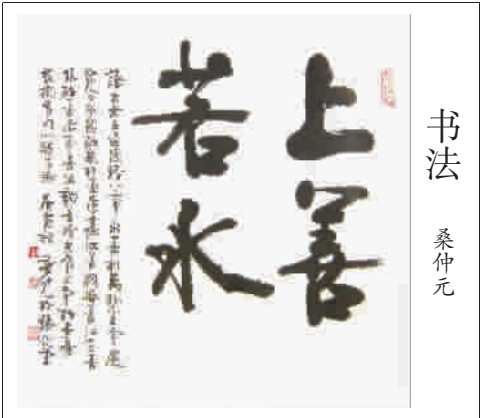
又同应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之邀,沈尹默与刘三夫妇均就任监察院委员。

最巧的是,沈尹默辉煌的书法成就的取得也与刘三的奇缘密不可分。

沈尹默11岁起即练习书法,15岁替人书扇,至中青年时已书艺超群,但未有突破。直到1909年时,因刘三家的一幅赠诗为由头,自此,使沈尹默的书艺大进。

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中谈到:刘三招饮我和士远,辞归寓所,即兴写了一首五言古诗,翌日送请刘三指教。刘三张之于壁间,陈独秀来访得见,因问沈尹默何许人。隔日,陈到我寓所来访,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也许是受了陈独秀当头一棒的刺激吧,从此我就发愤钻研书法了。我和陈独秀从那时订交,在杭州的那段时期,我和刘三、陈独秀夫妇时相过从,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

沈尹默在家排行老二,被称沈二,陈独秀曾作“结识刘三、沈二少年狂”一诗,亦显示沈刘两人关系独特。



书法

桑仲元

去年十月在上海参加了由上海作家协会和文学基金会主办的叶以群百年诞辰纪念会。父亲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间并不长,45年前他受诬陷迫害,含冤去世于“文革”之初,当时他才55岁。回望他并不长的人生,有些岁月是他可以引以为傲的,一些难以忘怀的历史时刻他经历了、奉献了,并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圆满地完成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任务。

我特地为这次纪念活动制作了一个短片,与到会的各位前辈一起重温了父亲所经历的短暂的却是不平凡的一生。纵观父亲的文学生涯,在他所经历各个时期,他与同时代的文坛巨擘们都曾有过十分紧密的合作。在抗日和国共内战时期,他在周恩来副主席的领导下,历尽艰险,掩护郭沫若、茅盾撤退转移;在重庆与老舍共同主持“文协”的工作;建国前夕,他在香港执行潘汉年的指示,送往迎来四百多位著名人士,最后将他们安全送往新中国。

建国初期,他和于伶并肩打造新中国上海的电影事业;稍后,他又接受周扬的委托主编高校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最终这本教材走进大学课堂,曾经滋养了无数代文学人;上世纪60年代,他辅佐巴金先生主编

《收获》和《上海文学》杂志,在时风时雨的文坛上如履薄冰,殚思极虑,尽己所力,创建文学品牌,培养年轻一代……

想起这些我终于觉得,父亲的生命不长,可是他活着时极尽了精彩!

我为这次活动编撰了一本纪念集,在整理文稿的过程中,我仿佛重新沿着父辈走过的坎坷道路走了一遍,不仅仅是父亲,潘汉年、巴金、傅雷、于伶、周文等等,以至郭沫若,哪一位没有经历过炼狱般的折磨?有许多人甚至为了他们挚爱的事业献出了生命。

母亲刘素明与父亲在香港相识,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在上海结婚。45年前父亲离世时她才仅仅40岁。她承担了带领全家五个未成年孩子渡过难关的责任,保证了家庭的完整和孩子的健康成长。巴金在文章中也撰文赞扬:“这是一位英雄的母亲。她在‘四人帮’的迫害下,默默地坚持着,把五个受歧视的小孩培养成为我们祖国各条战线需要的年轻战士,这难道不是值得我们歌颂的吗?”

3月21日凌晨,她久病不治去世,享年85岁。想起她生前的往事,我还记得她曾与我谈起和父亲在一起的趣事时,脸上依然露出灿烂的笑容。虽然她跟随父亲回到上海共同生活了16年后,在“文革”中遭遇了政治迫害,家毁人亡。可是她始终十分珍惜生命中的这段姻缘,毫不后悔当初的选择。她和父亲跨越了半个多世纪,阴阳相隔的爱情确实是弥足珍贵的,现在她终于可以跨越鸿沟,到另一个世界和父亲重新团聚了。

如今,父亲叶以群和他的同时代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的身影渐渐远离我们,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常留在我的记忆中,他们留给后代的是宝贵的文学财富,崇高的人格品质。他们即便在极其艰难的历史岁月中,不论是忍饥挨饿,或是经受着精神上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和迫害,他们仍然矢志不移地热爱着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民,自己的文化,矢志不移地追寻着对文学的探索。这是父辈们留给今天这个世界永远不朽的精神财富。

丈夫去世后,坚强的她一个人抚养三个孩子健康成长。

十日谈

清明的怀念